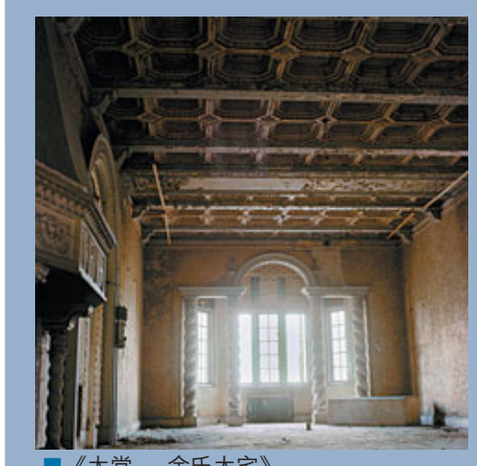
策　劃：曾家輝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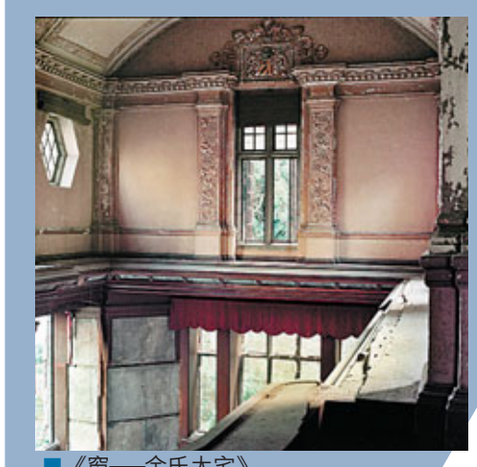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五刊出

■《美女與雪》

■《溜冰場》


■《大堂——余氏大宅》

■《雙頭》


■《窗——余氏大宅》

從回憶到構想
王禾璧的建築攝影紀錄

許多歷史性的地標建築已消失在我們的城市中，因而也理所當然地漸漸消失在我們的記憶中，然而有些人卻會盡力將它們以特殊的方式紀錄、保存下來。王禾璧便是這樣的一位攝影藝術家，作為本土少數的女性攝影工作者之一，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她便抓緊每一個能拍攝面臨清拆的建築物的機會。她留意那些具有歷史意義或是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但卻並未被列為受保護的建築文物。因為這些建築的拆卸無可避免，她反而更想用攝影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見證。和許多有多年海外生活背景的創作者一樣，在上世紀70年代末於美國獲得（攝影）純藝術碩士的她，在自己的作品中，頗為注重去捕捉那些被攝物背後的時代與文化特色之標記，所以她的回憶也與香港的回憶密不可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回憶與構想」——王禾璧個展
時間：即日起至2月4日
上午11時至
下午7時
（周二至六）
地點：刺點畫廊
查詢：2517 6238

對於攝影藝術家而言，最重要的便是以鏡頭去記錄，將一些片段永遠地保留在影像中。但這場名為「回憶與構想」的展覽中的建築攝影，卻並非純粹是歷史的紀錄，它們更是王禾璧本人在這些場所停留時的個人經歷記敘，以及她以她的眼，對其他造訪者曾留下的痕跡所作出的描繪。這些並不「遵從正規」的紀實攝影，使用了即興的、意識流的敘述方式，它們並非直陳式的還原，而是牽動觀者的回憶，令我們憶起一個迷失的、被遺忘、被遺棄的世界，一個想像世界的零碎片段。這便是所謂的回憶與構想。「喜歡為舊的建築物拍照，是因為這些建築的過去，一定發生過許多事，住過許多人。」王禾璧為這其中的想像空間所着迷。展覽其中一組系列的主角是現已拆卸的荔園遊樂場。「我1997年5月去那裡影相，正是將拆未拆時。」她及時地將這即將消逝的集體回憶保存下來，部分圖像後期用電腦進行過處理，她也坦言自己一直在從「紀實」與「再創作」間尋求平衡。

舊時的香港沒有這些摩天大廈，而是從漁居開始，逐漸有了建築物，也逐漸積累下了建築物內的生活。因而老式的建築印記最能引人共鳴。像是螺旋樓梯，就只有王禾璧鏡頭下的那棟未拆前的余氏大宅內還能見到。8年前，她趕在大宅的面貌消逝前，將之記錄下來。余氏大宅的兩部分分別位於淺水灣和般咸道，她當時專門去香港大學建築學系詢問是否保存有這棟宅邸的藍圖。了解一幢建築，感受它的歷史，再在屬於它的時空即將終結時，親身以影像為之作出保存，這是建築攝影中才會凝聚、完滿的一段感情。

欣賞建築的故事

王禾璧認為，最重要是欣賞這些建築。「它們可能並不完美，比如許多細節上都在模仿歐洲建築，天花、雕塑等，但香港建築中曾出現的這些西式特質，會令人願意去欣賞它們。」欣賞一座建築物，有時往往不只是當它為一處文物，而更是同時欣賞它背後的故事。儘管香港的建築始終太過稠密，但她以她的視角去觀察時會發現：「有些建築特色也開始出來，不像之前那樣全都是火柴盒。」新與舊的交替，正是不斷在建築中吸取經驗的過程，這也正是為何「記住過去」是一件那麼重要的事。

王禾璧拍過許多建築，從紐約中央車站的天花板到火炭工廠大廈的停車場，保留這些建築物的面貌，並將之重新組合，帶來的是新的視覺效果。「我希望觀眾看完這些照片後，可以感到本土建築的一點點不同，一點點特色。」不同於如今的匯豐銀行、太古廣場那些摩登建築，香港也曾經有過這些樓梯挑高、格局寬大的建築物。而細細觀看她的作品，許多人更會從中找到他們的私人回憶。「像荔園遊樂場，過去便有觀眾看到照片後，對我說，他們記得其中某個小時候曾度過玩樂時光的鬼屋。」年少時的那種開心，被一幀相片，重新尋回。

因而這些建築文物的生動紀錄，不只是刻板的呆照，或許更有你與我那些昔日的回憶，今夕的構想。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三個展：蔣志、高偉剛、海蒂．芙歐特
時間：即日起至2月5日 上午11時至下午9時
地點：上海 外灘3號 滬申畫廊
查詢：86-21-6321 5757
www.shanghaigalleryofar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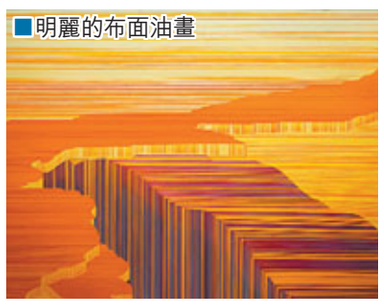
《一念》：明麗的油畫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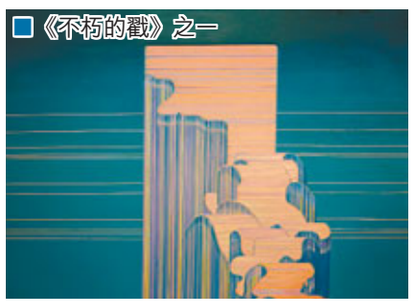
三位跨越不同媒介、身處創作環境皆不相同的藝術家，在上海外灘，為觀眾們呈現出了現今當代藝術實踐的多元化。蔣志、高偉剛和海蒂．芙歐特三人的藝術實踐，在被並置於同一個空間之下時，反而更能碰撞出每位創作者自身的鮮明特質。今期開始的創作對談，我們便分別與三位藝術家探討，他們的展出內容如何表現當代藝術的不同層面思索。今期首先為大家帶來的《一念》，營造了一個明麗的油畫世界，但有趣的是，藝術家本人其實素來是以觀念攝影見長。那麼他是如何處理這種攝影到油畫的轉變呢？

以觀念攝影和錄像作品聞名的蔣志，此次帶來了色彩明麗的大型系列油畫新作。作品看似呈現出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鋒刃派（hard edge）抽象繪畫的映射，但是，藝術家完全否認它們是抽象繪畫。圖像最初是用鼠標在一台有故障的電腦上製成，通過在顯示器上移動對話框，交錯疊加的圖案與優美的構圖逐漸顯現。藝術家表示「這是一個被瞬間激發而現的世界，也是一個隨時都可被更改和另建的世界。更脆弱，更偶然，更無常，更短暫。」這些在有顯示故障的電腦上用幾個簡單的手部動作渲染出的具有瞬時性的圖像，再被藝術家一筆一筆精細地描繪在超大尺幅的畫布上。頗具衝擊力的圖像不僅是對數字時代下非寫實繪畫的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回應，也對電腦作為具體信息來源的地位提出質疑。

這次展覽的意念是甚麼？

蔣：作品只是作者的一個表達工具，因而首先我希望觀眾能從作品中去自主體驗。體會作品會說甚麼或許比它的作者講出的語言更有說服力。
面對一片落葉，有的人看到了死，有的人看到了生。但我們通常卻不會去問造物主創造落葉時，想表達怎樣的意念。但當然，這些作品裡面有很觸動我的東西，比如那束光的無常變幻，比如那系列油畫對源始圖像的追問，與之相應的，有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的思想：「原始語言」。詩歌是原始的語言，即處在發生狀態的語言。所以你們也許會注意到，我的個展名是「一念」，英文是「A Thought Arises」——一個念頭（或一個圖像）的發生。


■明麗的布面油畫


■《不朽的戳》之一

■蔣志個展現場

橫跨多媒介的創作對你有怎樣的啟發？

蔣：就和掌握多一門語言一樣，如果你能會英語、法語、德語和日語，那非常不錯。只會一種語言，並不見得他更精通這門語言。有多種語言的表達，倒是可能對表達能力有所幫助。

今次展覽的作品與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

蔣：從展覽形式上來說，這是我第一次以繪畫作品作為主體的展覽。從思考和關注的問題來說，是近年來思考的延續。我上一個個展是《表態》，當時感興趣的是表態之前發生了甚麼，一般來說，是我們甚麼樣的感覺決定了甚麼樣的表態，我們認為好或壞，或真或假……但這感覺之前發生了甚麼呢？是甚麼使我們有如此感覺？或去如此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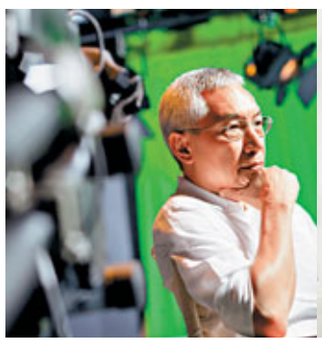
當我不斷追問感覺的發生機制，就會自然來到對感覺的對象是如何發生追問。也即我們的世界是如何呈現的？這其實就是一個圖像問題，就是說，圖像是如何產生？我們為何得到這樣的圖景？這和詩人對語言的思考一樣的。所以這次展覽的作品，那些油畫，是來源於我對此的追問。我試圖捕獲和觀察那正處在發生狀態的圖像。

希望觀眾在展覽中得到怎樣的感受？

蔣：我想，做出作品，並展示出來，是提供它們和觀眾一個可能的「遭遇」，而不是希望或試圖讓觀眾通過這些作品或展覽得到你所設想的感受，這種對觀眾感受的預定，是對權力的崇拜和覬覦。
我自己所經歷過的藝術經驗是，當遭遇某個事物或事件、某段文字、某個詩句、某個形象……它帶給我的是，感官之路剎那間的敞開之感，而不是作者向我指出某條路。
我怎麼形容那種感受呢？ 是你突然看到了存在的閃現，於是心中升起由衷的喜悅，同時，還有由衷的悲傷，這種悲傷不是情緒，而是存在向你敞開時，被喚醒的智慧所帶來的……

視覺推介

《燃燒邊緣 ——製造空間與激發形式》



參與這次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展覽的藝術家多達24位。展覽借用清朝宮廷建築所採用的「燙樣」模型技術的隱喻，透過邀請創意媒體學院教職員在建築物內建立對話，形成一道道虛擬的「燃燒邊緣」。展覽由三種分類組成，包括「電光魁影」、「結構、空間、生態」與「身體挪移」，以展示創意媒體學院教職員的多元化。

例如一組連環畫面，與一幅黑白水墨畫相對，探索建築與鬼魂之間的關係；又或是以程式化裝置展出攝影中的感性。而譚家明則展出34年前製作的、市面上難尋光碟的電視劇集《花劫》，先鋒匈牙利動畫家Tamas Waliczky會以將時間空間化的奇景，對銀幕藝術提出質問。

時間：即日起至4月30日 中午12至晚上8時
（除四月份之公眾假期，周日休息）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 3樓CMC Gallery
查詢：3442 6805

《武衛萍作品展》

曾在首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期間舉辦「武衛萍四川民俗人物畫」個展的藝術家武衛萍，擅工筆人物畫，她筆下的人物造型多取古代人物、仕女及民間年畫，樣貌則取變形、誇張和程序化特徵。那種柳眉、鳳眼、瓜子臉，櫻桃小口，頭大身子小的古典人物程序，給武衛萍的古典題材，帶來了回歸古典的情趣。

武衛萍繪畫人物時用線講究，精勾細勒，多以淡墨勾線，因而觀賞她的作品時，可以充分體會到一種女性畫家特有的審美情趣。

時間：即日起至1月18日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周一至六）
下午1時至6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地點：雲峰畫苑
查詢：2736 9623